

走包头，绕石拐（地名），
连夜返回巴拉盖（蒙语地名），
累得我没有一点阿拉木泰（蒙语
安宁之意）。

黑夜住在毛其赖（蒙语地名），
又碰见两个忽拉盖（贼），
你说我运气赖不赖？

“忽拉盖”蒙语意为“贼”或“小偷”，在敕勒川汉语中广泛运用，其含义引申为“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，坑、蒙、拐、骗、偷”均用“忽拉盖”。这种“风搅雪”语言在二人台艺术中的使用，使得蒙汉民众之间的语言自然沟通，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，增强了两个民族的亲近。

自民国到新中国建立之后，汉语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。汉族与蒙古族经过几百年的共同劳动、生产、生活，语言相互交杂、相融，形成并固化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其中含有地域特色的农谚、歇后语和串话最具代表性。尤其是串话，其最大的特点是句式富有节奏、讲究押韵，有的间隔押韵，有的一韵到底。这些串话都是土生土长土材料，土言土语土腔调，一说就是一“特烙”（一串串）。而且幽默、诙谐、生动、形象，朗朗上口，好念好记。

幼年时期，曾听到村里的大人们常常用串话述说旧社会揽长工、打短工的苦难生活：“长工进了地主的门，稀饭两

大盆，勺子搅三搅，浪头打死人。”“黑夜下雨白天晴，误不住长工迭圪垯（用土打墙）。”“烧圪针（当地一种灌木），吃碱葱（当地一种野生植物），到了黑夜不点灯（为节省灯油）。”“五月端午六月六，七月十五吃不上肉，八月十五月儿圆，想吃月饼没有钱，穷人过节实可怜。”“流烟灶火漏水锅，炕上躺个病老婆，戚人来了揭不开锅。”“十七八的闺女没穿过个布，夫妻俩伙穿一条裤。”“破皮袄，烂皮裤，虱子干咬逮不住，白天穿，黑夜盖，天阴下雨毛朝外（反着穿不怕雨淋）。”特别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不少人被抓去卖苦力、当炮灰，人们用串话进行控诉：“壮丁苦，壮丁苦，麻绳拴，皮带抽，孩儿叫，娘儿吼，泣不成声泪长流，有钱雇兵无钱走，穷苦人儿受欺辱。”我从小就是从上述串话中领悟到了旧社会的苦难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农村进行了减租、反霸、土改，建立起互助组、合作社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。这些变化为家乡的顺口溜（串话）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素材。如：“三十亩土地一条牛，老婆娃娃热炕头。桌上放着二锅头，一口酒，一口肉，放下筷子啃骨头，你看咱这生活兜不兜（好不好）。”邻里互相询问：今天中午吃什么啦？张口就是一套：“猪肉烩菜粉条子，点心（馒头点红点